

衍極敘

鄭子經閩人也所稱回溪肯亭
皆其先世此書包括古今論著
精核殆不媿其家風者與惟謂
虞褚爲疲繭不無太過豈知顏
出於褚耶至論張卽之陳讜之



廢法實臨池之戒也是編爲吾
師泰泉先生家藏有劉有定註
釋頗詳瞻不能盡刻也刻此爲
用筆鑿焉

隆慶二年秋八月羅浮山樵黎
民表書

寶顏堂訂正衍極

元 莆田鄭 杓子經述

海鹽姚士麟叔祥

明

樵李沈道明于穀 校

至朴篇第一

至朴散而八卦興八卦興而書契肇書契肇而篆籀滋飛天入會已前不可得而詳也皇顛以降凡變五矣其人亡其書存古今一致作者十

行版

一

有三人焉。予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銘斷碣。未嘗不爲之歎歎而三歎也。在昔結繩之政。始分龍穗之章。中輟於是。蒼史氏出。仰觀俯察。以造六書。通天地之幽秘。爲百王之憲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若稽古大禹。既平水土。鑄鼎象物。勒銘告成。而功被萬世。三代之末。周籀蔚有奇秀。篆隸攸祖。孔子採摭舊作。綠飾篆文。天授其靈。勅物垂則。呂政暴興。天人之道。壞

亂極矣。李斯者。適際其時。陶延偃仰。專名擅作。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程邈亦參定篆文。增衍隸佐。趨時便宜。蔡邕鴻都石經。爲古今不刊之典。張芝鍾繇。咸得其道。伯英聖於一筆書。元常神妙於銘石。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韻。晉宋能人。莫敢讐擬。李陽冰生於中唐。獨蹈孔軌。潛心改作。過於秦斯。張旭天分極深。渾然無蹟。顏真卿舍弘光大。爲書統宗。其氣象足以儀

表衰俗五代而宋奔馳崩潰靡所底止蔡襄毅然獨起可謂間世豪傑之士也嗚呼書其難哉文籍之生久矣能書者何闕希焉蓋夫人能書也吾求其能於夫人是以難也今予得其人而不表章之使來者無所取則以至乎書道之妙予則有罪也厥今區夏同文奎壁有爛異能間作黼黻皇猷三代以還莫此爲盛大比之制已興保氏之教必立草茅論著或者有取焉爾

書要篇第二

六書之要其諧聲乎。聲原於虛而妙於物言者聲之宣也。書者聲之寄也。飛龍肇音濛戔聞乎其罔聞也。夾滌山人嘗是正之。有音無文者多矣。皇元圖書重啓人文諧聲之義實宗乎五。雖古之三皇龍書穗書雲人諸作。幾以加諸。猗歟休哉。商之倒薤。周之虎書魚書。其象形邪。曰夷考禽書龜鸞諸體。不過名物作也。曰孔壁舊書。

皆科斗文字、佳城之文、獨顯於世。曰：古文雜用縮體、非一於科斗也。蓋古文有填書、麒麟、鍾鼎、篆、有垂露、複書、雜體、隸之八分、變而飛曰行草、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籀始於古文、皆體於自然、效法天地、然則予何取、秉哉、曰：漢時遠步、晉唐至宋、滋弗逮矣、蒼夏之踈遠矣、幣刀、鼎鬲、卽擊反、世復寡傳、贊皇石刻、其非西周乎、詛楚、其興於近代乎、石鼓、泰山碑、暨於兩京遺書、舊

畫學者不可不厭觀焉、黃庭謂非右軍、其誰作、耶、曰：永僧徐浩、葦爲之也、樂毅論、舊本希見於世、宋初王侍書、別寫刻之、洛神賦、亦後人託獻、之而詭行之、墓田丙舍、其鍾太尉之懿乎、霜寒、數帖、其王會稽之奧乎、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詔、無是過也、浯溪碑、雅厚雄深、森嚴、於瘞鶴、萬安記、其苗裔乎、卽官廳壁、序祭濠州、文、末年誥身、同出一軌、所謂不約於法而允蹈

焉者一掃歐虞褚薛之疲繡張顏疇宗與曰宗
 古文籀篆其開於程蔡乎石室之書今亡矣其
 言曰書肇於自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勢來不
 可止勢去不可遏若日月雲霧若蟲食葉若利
 刀戈縱橫皆有意象左迴右顧無使孤露藏頭
 護尾力在字終疾澁之分執筆之度八體變法
 之玄竈鳥叫反崔瑗之儔咸受業焉光在建安諸
 作高明粹精非魏晉所擬議籀隸與篆同筆意

與張留侯蕭相國談筆道鍾太傅著論可為格
 言矣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矣楊子雲訓纂其
 說文切韻之本乎回溪書衡肯亭包蒙其義則
 衍極竊取之矣夫字有九德九德則法法始乎
 庖犧成乎軒頡盛乎三代草乎秦漢極乎晉唐
 萬世相因體有損益而九德莫之有損益也或
 曰九德孰傳乎天傳乎曰天傳之又問自得曰
 無愧於心為自得

造書篇第三

至哉聖人之造書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盈虛消長之理。奇雄稚異之觀。靜而思之。漠然無朕。散而觀之。萬物紛錯。書之時義大矣哉。自秦以來。知書者不少。知造書之妙者為獨少。無他。由師法之不傳也。或曰。三代不聞其囂囂也。漢魏以降。何其瑣瑣耶。曰。古昔之民。天淳未墮。動靜云為。自中乎矩。夏商以前。非無傳也。略也。保民之

教。立於周官。後世漸尚巧智。設官師以訓教之。去本愈遠。而防之愈密。去道愈踈。而言之愈切。夫法者。書之正路也。正則直。直則易。易則可至。至則妙。未至亦不為迷人。倘則邪。邪則曲。曲則難。於是閩中蘇援轉脫淫夸。以梟亂世俗。君子道諸學者。審其正易邪難。幾於方向矣。然則子襄阻誦氏法乎。曰。法蒼頡四目而神靈。其造書天雨粟。鬼夜哭。有諸。曰。吾不知也。李斯云。九百

年後有發吾筆意者卒如其言曰陽冰非直繼
斯者也蔡邕學書嵩山石室得素書八角乘芒
鬼物授以筆法何其神耶曰古書至秦而絕斯
邈之法復絕微邕斬然矣鍾繇見筆經於韋誕
求之不得誕死而發其墓又秘之將死授其子
會太康中許人破冢宋翼得之何其秘耶曰法
者天下之公也奚其秘王羲之筆論同志求之
弗與誠其子孫勿傳焉傳乎曰天將啓之人能

秘之顏魯公下問於長史宜有異對而獨以鍾
書十二意何耶曰發之也其曰妙在執筆又曰
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書道盡矣索靖之銀鉤萬
尾顏清臣之屋漏懷素之壁路及釵股諸法不
若是之明且要也或曰李斯儉人書奚傳曰君
子不以人廢言顏氏之書李重光曷議之李後
主曰
真卿書有楷法而無佳處
正如义手並足田舍漢耳李氏之書可乎曰使
天下塞其兌開其門可也唐數宋史何駁乎曰

未修之書也。古今書品其效尤班固人物表與孫虔禮姜堯章之譜何夸乎。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暉之辨妄所以作也。宣和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也。蘭亭考愈松續考濫采羣言吾不知其然也。黃伯思之論其自欺者也。

古學篇第四

秦廢古學。刀書不可行矣。蒙恬書經。胡毋敬等剽掠遺範。造蒼頡博學諸書。散落復盡。然道在

兩間。法出於道。書雖不傳。法則常在。故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隸不隸。吾不知其爲書也。紫真授羲之其似乎。或曰。梁武謂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學者以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蹟可尋。獻之則未至也。羲之曰。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跡隱端。而分起伏諸用。又題衛氏筆陣

日夫書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草書象篆隸
八分相雜斯言旨哉衛氏曰善鑒不書善書不
鑒又剛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張
懷瓘十法其成頌之緒論乎翰林禁經發諸家
筆意背拋引萬毒法趨戈曰清潤遲澁而左顧
善於形容矣邊衫側其月闇築未善也蕭何
草誕其能署書乎或問廣成子應侯僧一行釋
微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署其幾法乎曰法則

法矣然泉忌諱適足以累法真卿之劍池陽水
之講臺從橫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
乎陳旅之記能持論矣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
銘刻歐虞褚數公若優乎曰古之銘石典重端
雅使人興起於千載之下邕以行押相參後世
鬼異百出邕作備也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
於勁利伯施過於鈍執登少開闔之勢柳城懸
其游張顏之閫奧乎徐李沈宋諸家殆闔

丑某
反

其藩落者乎、韓擇木、韓秀實、李莒、李儉、綽有古
意、太白得無法之法、于美行之、昌黎知其理而
功淺、于厚雅有負抱、而有永興公之餘韻、識者
以退之爲極踈厲、曰彼蓋不知九方歎之相馬
也、黃魯直云、書道弊於唐末、惟楊凝式有古人
筆意、曰中流失舫、一壺千金、請問宋之名家、曰
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蘇才翁、倩仲之爽峭、蘇
子瞻之才贍、米元章之清拔、加於人一等矣、蹈

道則未也、若夫魯直之環變、劉濤諸人所不能
及、惜乎態之靡靡也、然其真行多得於瘞鶴、問
周越、李時雍、鍾離景伯、曰如法何、吳說、張斧、祥
范成大法乎、曰此而法、天下無法矣、然則卽之
諸人、其稱降乎、曰吁、磔裂塗地矣、或問蔡京下
之書、曰其悍誕、姦鬼見於顏面、吾知千載之下、
使人掩鼻而過之也、曰張卽之、陳讜之書、一時
籍甚、豐碑鉅刻、散流江左、迄今書家尚祖餘習、

日速勿爲所染如深焉雖盧扁無所容其靈矣
然則其自知耶曰知則不爲也人生不幸不聞
過大不幸無耻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
黎詩於工部至矣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
權之瑰雄神險不其愈乎曰吾論書不論仙然
抱朴稱皇象爲書聖陶真逸有類仙之論或問
懷素草書隣於長史君謨有僕奴之譏過乎曰
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豪傑從起相知

於異世之下齟然若合符節未達曰人莫不飲
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藐焉寡儔
而素欲策駕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
乎然則高閑亞栖之流歟曰二僧跏若後矣程
子之持敬可謂知其本矣或曰朱元晦諸賢其
簡畢乎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乎外也王子文
書感興其幾矣書學何所止曰切莫教反身而已
矣然則張伯高行業未彰獨以書酣身益乎曰

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成。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精，去之五百，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流名。

天五篇第五

天地之數合乎五，皇極之道中於五，四時之用成於五，六書之變極於五，是故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隸之

興也。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乎？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爲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夾漈以爲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然則筆曷始乎？曰：尚矣。書曰：作會，非筆，何會？紀於太常，非筆，何紀？蘇望歐陽斐以三仁爲漢，石經趙德夫洪景伯非之諒也，或曰：古書籀隸，其逾逾乎久矣，而何言之覺。古嶽反耶？曰：吾聞達於理者，古今不

能審其幾者、鬼神莫能閱、夫道一而已矣、然則用筆有異乎、曰有、請問曰、篆用直、分用側、隸楷曰間出、存乎其人、其人可得聞乎、曰、顏柳篆七而分三、歐褚分八而篆二、問行草曰、篆多襖序、問以分側、有石書之遺意焉、然則執筆有異乎、曰、夫執筆者、法書之機、鍵也、近世善執筆者、莫如張顏、吾以此按天下圖書、不能逃乎玉尺也、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寸

以內、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字也、嗚呼、師法不傳、人便其所習、便其所習、此法之所以不傳、故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毀琴絕絃、蓋傷世之難與知也、或曰、絳州潘氏、蒐摭竒墨秘楮、昉於蒼頡、訖於宋初、其雅博乎、曰、淳化間、太宗出內藏古蹟、命王著臨榻、工用精嘉、大觀絳澤、猶有似人之喜戲、魚黔、江鼎

澧無慮數十、有無不足計也。汪季路之辨審矣。曰營谷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載、求邕僧塔銘、琛乎、曰鴻都斷石、猶有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黃初缺、里記詞翰爾雅、其南金乎、漢碑三百、銷蝕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君謨隸纂、其憂思深矣。魏晉相承、善學隸古、莫如鍾王、自庾謝蕭阮諸人、神氣浸殊、體式未散、歷隋而唐、始有專門之學、自此

益分矣。嗚呼、媮風並起、其末造之孱民乎、豪傑之生不數、其精神猶參錯於元化之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蹟、陽冰獨神會之、魯公之書、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言文字之苴、同祖乎、諸子之窮高極微、長於詞說、知本者厭於言、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曷爲而作也、曰、吾懼夫學者之不至也。

元人書無踰趙榮祿、雖古廢千榮祿、卒能自

以其法擅元至今者也顧同時若鄭子經不
獨記著所不少及至詭斥永興北海而誦誦
以金石魏晉防人便其所習總之陰擯榮祿
耳然榮祿名高亦足以豪吾恐鄭口不勝趙
手至論法于寸以內外掌指腕肘之說真書
家名言也

海鹽姚士麟叔祥跋